

史墙盘铭解释

裘锡圭

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的发现，是解放后西周青铜器最重要的一次发现。这群青铜器中的史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内容也很重要，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盘铭中有一些不常见的文字和用语，释读起来比较困难。本文是对盘铭的初步考释，错误一定很多，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

先把盘铭的释文抄在下面^①（图一）：

这篇铭文的前半篇是称颂周王朝诸先王和当时的天子的。最后提到的先王是穆王，天子当然是穆王的儿子恭王。所以这件铜器

的时代非常明确，是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的一件重要标准器。铭文后半篇简单叙述了器主史墙^②家族的来历，称颂了几个先人，最后以自赞和求福之辞结束。

铭文前半篇有韵。政、粤是耕部字。王、方是阳部字（上文“曰古文王”的“王”和“迨受万邦”的“邦”，也可以看作与“王”、“方”为韵）。巩、童是东部字。王、邦、王、彊、王、行是阳部字。海、子是之部字。刺、丐是祭部字。下、慕、敦是鱼部字。年、见是真、元合韵。这些韵脚对断句颇有帮助。

铭文中诸王的颂词都自成段落，下面就逐段进行解释。

铭文第一句是“曰古文王”。《尚书·尧典》开头的“曰若稽古帝尧”，就是从这种句式演化出来的。这大概是周代人叙述古事时用的一种老套头。在文王的颂辞里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敦 同窖所出 8 号钟有相同语句，“敦”作“𡗗”，二字同音。师匭簋也有“𡗗𡗗𡗗（于）政”之语。“敦”、“𡗗”同音，“𡗗”古训“定”。“敦𡗗”应读为“𡗗和”，就是

曰古文王，初敦𡗗（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𡗗（屏），
匭（抚）有^③上下，迨（会）受万邦。𡗗（抚）^④周武王，通征四方，
达（越）殷峻民，永不𡗗，狄（逖）^⑤宜光^⑥，伐尸（夷）童，宜（元）至
成王，大^⑦左右^⑧殷峻民，𡗗^⑨刚^⑩𡗗^⑪𡗗^⑫𡗗^⑬𡗗^⑭𡗗^⑮𡗗^⑯𡗗^⑰𡗗^⑱𡗗^⑲𡗗^⑳𡗗^㉑𡗗^㉒𡗗^㉓𡗗^㉔𡗗^㉕𡗗^㉖𡗗^㉗𡗗^㉘𡗗^㉙𡗗^㉚𡗗^㉛𡗗^㉜𡗗^㉝𡗗^㉞𡗗^㉟𡗗^㊱𡗗^㊲𡗗^㊳𡗗^㊴𡗗^㊵𡗗^㊶𡗗^㊷𡗗^㊸𡗗^㊹𡗗^㊺𡗗^㊻𡗗^㊼𡗗^㊽𡗗^㊾𡗗^㊿𡗗^一𡗗^二𡗗^三𡗗^四𡗗^五𡗗^六𡗗^七𡗗^八𡗗^九𡗗^十𡗗^{十一}𡗗^{十二}𡗗^{十三}𡗗^{十四}𡗗^{十五}𡗗^{十六}𡗗^{十七}𡗗^{十八}𡗗^{十九}𡗗^{二十}𡗗^{二十一}𡗗^{二十二}𡗗^{二十三}𡗗^{二十四}𡗗^{二十五}𡗗^{二十六}𡗗^{二十七}𡗗^{二十八}𡗗^{二十九}𡗗^{三十}𡗗^{三十一}𡗗^{三十二}𡗗^{三十三}𡗗^{三十四}𡗗^{三十五}𡗗^{三十六}𡗗^{三十七}𡗗^{三十八}𡗗^{三十九}𡗗^{四十}𡗗^{四十一}𡗗^{四十二}𡗗^{四十三}𡗗^{四十四}𡗗^{四十五}𡗗^{四十六}𡗗^{四十七}𡗗^{四十八}𡗗^{四十九}𡗗^{五十}𡗗^{五十一}𡗗^{五十二}𡗗^{五十三}𡗗^{五十四}𡗗^{五十五}𡗗^{五十六}𡗗^{五十七}𡗗^{五十八}𡗗^{五十九}𡗗^{六十}𡗗^{六十一}𡗗^{六十二}𡗗^{六十三}𡗗^{六十四}𡗗^{六十五}𡗗^{六十六}𡗗^{六十七}𡗗^{六十八}𡗗^{六十九}𡗗^{七十}𡗗^{七十一}𡗗^{七十二}𡗗^{七十三}𡗗^{七十四}𡗗^{七十五}𡗗^{七十六}𡗗^{七十七}𡗗^{七十八}𡗗^{七十九}𡗗^{八十}𡗗^{八十一}𡗗^{八十二}𡗗^{八十三}𡗗^{八十四}𡗗^{八十五}𡗗^{八十六}𡗗^{八十七}𡗗^{八十八}𡗗^{八十九}𡗗^{九十}𡗗^{九十一}𡗗^{九十二}𡗗^{九十三}𡗗^{九十四}𡗗^{九十五}𡗗^{九十六}𡗗^{九十七}𡗗^{九十八}𡗗^{九十九}𡗗^{一百}𡗗^{一百一十}𡗗^{一百一十一}𡗗^{一百一十二}𡗗^{一百一十三}𡗗^{一百一十四}𡗗^{一百一十五}𡗗^{一百一十六}𡗗^{一百一十七}𡗗^{一百一十八}𡗗^{一百一十九}𡗗^{一百二十}𡗗^{一百二十一}𡗗^{一百二十二}𡗗^{一百二十三}𡗗^{一百二十四}𡗗^{一百二十五}𡗗^{一百二十六}𡗗^{一百二十七}𡗗^{一百二十八}𡗗^{一百二十九}𡗗^{一百三十}𡗗^{一百三十一}𡗗^{一百三十二}𡗗^{一百三十三}𡗗^{一百三十四}𡗗^{一百三十五}𡗗^{一百三十六}𡗗^{一百三十七}𡗗^{一百三十八}𡗗^{一百三十九}𡗗^{一百四十}𡗗^{一百四十一}𡗗^{一百四十二}𡗗^{一百四十三}𡗗^{一百四十四}𡗗^{一百四十五}𡗗^{一百四十六}𡗗^{一百四十七}𡗗^{一百四十八}𡗗^{一百四十九}𡗗^{一百五十}𡗗^{一百五十一}𡗗^{一百五十二}𡗗^{一百五十三}𡗗^{一百五十四}𡗗^{一百五十五}𡗗^{一百五十六}𡗗^{一百五十七}𡗗^{一百五十八}𡗗^{一百五十九}𡗗^{一百六十}𡗗^{一百六十一}𡗗^{一百六十二}𡗗^{一百六十三}𡗗^{一百六十四}𡗗^{一百六十五}𡗗^{一百六十六}𡗗^{一百六十七}𡗗^{一百六十八}𡗗^{一百六十九}𡗗^{一百七十}𡗗^{一百七十一}𡗗^{一百七十二}𡗗^{一百七十三}𡗗^{一百七十四}𡗗^{一百七十五}𡗗^{一百七十六}𡗗^{一百七十七}𡗗^{一百七十八}𡗗^{一百七十九}𡗗^{一百八十}𡗗^{一百八十一}𡗗^{一百八十二}𡗗^{一百八十三}𡗗^{一百八十四}𡗗^{一百八十五}𡗗^{一百八十六}𡗗^{一百八十七}𡗗^{一百八十八}𡗗^{一百八十九}𡗗^{一百九十}𡗗^{一百九十一}𡗗^{一百九十二}𡗗^{一百九十三}𡗗^{一百九十四}𡗗^{一百九十五}𡗗^{一百九十六}𡗗^{一百九十七}𡗗^{一百九十八}𡗗^{一百九十九}𡗗^{二百}𡗗^{二百一十}𡗗^{二百一十一}𡗗^{二百一十二}𡗗^{二百一十三}𡗗^{二百一十四}𡗗^{二百一十五}𡗗^{二百一十六}𡗗^{二百一十七}𡗗^{二百一十八}𡗗^{二百一十九}𡗗^{二百二十}𡗗^{二百二十一}𡗗^{二百二十二}𡗗^{二百二十三}𡗗^{二百二十四}𡗗^{二百二十五}𡗗^{二百二十六}𡗗^{二百二十七}𡗗^{二百二十八}𡗗^{二百二十九}𡗗^{二百三十}𡗗^{二百三十一}𡗗^{二百三十二}𡗗^{二百三十三}𡗗^{二百三十四}𡗗^{二百三十五}𡗗^{二百三十六}𡗗^{二百三十七}𡗗^{二百三十八}𡗗^{二百三十九}𡗗^{二百四十}𡗗^{二百四十一}𡗗^{二百四十二}𡗗^{二百四十三}𡗗^{二百四十四}𡗗^{二百四十五}𡗗^{二百四十六}𡗗^{二百四十七}𡗗^{二百四十八}𡗗^{二百四十九}𡗗^{二百五十}𡗗^{二百五十一}𡗗^{二百五十二}𡗗^{二百五十三}𡗗^{二百五十四}𡗗^{二百五十五}𡗗^{二百五十六}𡗗^{二百五十七}𡗗^{二百五十八}𡗗^{二百五十九}𡗗^{二百六十}𡗗^{二百六十一}𡗗^{二百六十二}𡗗^{二百六十三}𡗗^{二百六十四}𡗗^{二百六十五}𡗗^{二百六十六}𡗗^{二百六十七}𡗗^{二百六十八}𡗗^{二百六十九}𡗗^{二百七十}𡗗^{二百七十一}𡗗^{二百七十二}𡗗^{二百七十三}𡗗^{二百七十四}𡗗^{二百七十五}𡗗^{二百七十六}𡗗^{二百七十七}𡗗^{二百七十八}𡗗^{二百七十九}𡗗^{二百八十}𡗗^{二百八十一}𡗗^{二百八十二}𡗗^{二百八十三}𡗗^{二百八十四}𡗗^{二百八十五}𡗗^{二百八十六}𡗗^{二百八十七}𡗗^{二百八十八}𡗗^{二百八十九}𡗗^{二百九十}𡗗^{二百九十一}𡗗^{二百九十二}𡗗^{二百九十三}𡗗^{二百九十四}𡗗^{二百九十五}𡗗^{二百九十六}𡗗^{二百九十七}𡗗^{二百九十八}𡗗^{二百九十九}𡗗^{三百}𡗗^{三百一十}𡗗^{三百一十一}𡗗^{三百一十二}𡗗^{三百一十三}𡗗^{三百一十四}𡗗^{三百一十五}𡗗^{三百一十六}𡗗^{三百一十七}𡗗^{三百一十八}𡗗^{三百一十九}𡗗^{三百二十}𡗗^{三百二十一}𡗗^{三百二十二}𡗗^{三百二十三}𡗗^{三百二十四}𡗗^{三百二十五}𡗗^{三百二十六}𡗗^{三百二十七}𡗗^{三百二十八}𡗗^{三百二十九}𡗗^{三百三十}𡗗^{三百三十一}𡗗^{三百三十二}𡗗^{三百三十三}𡗗^{三百三十四}𡗗^{三百三十五}𡗗^{三百三十六}𡗗^{三百三十七}𡗗^{三百三十八}𡗗^{三百三十九}𡗗^{三百四十}𡗗^{三百四十一}𡗗^{三百四十二}𡗗^{三百四十三}𡗗^{三百四十四}𡗗^{三百四十五}𡗗^{三百四十六}𡗗^{三百四十七}𡗗^{三百四十八}𡗗^{三百四十九}𡗗^{三百五十}𡗗^{三百五十一}𡗗^{三百五十二}𡗗^{三百五十三}𡗗^{三百五十四}𡗗^{三百五十五}𡗗^{三百五十六}𡗗^{三百五十七}𡗗^{三百五十八}𡗗^{三百五十九}𡗗^{三百六十}𡗗^{三百六十一}𡗗^{三百六十二}𡗗^{三百六十三}𡗗^{三百六十四}𡗗^{三百六十五}𡗗^{三百六十六}𡗗^{三百六十七}𡗗^{三百六十八}𡗗^{三百六十九}𡗗^{三百七十}𡗗^{三百七十一}𡗗^{三百七十二}𡗗^{三百七十三}𡗗^{三百七十四}𡗗^{三百七十五}𡗗^{三百七十六}𡗗^{三百七十七}𡗗^{三百七十八}𡗗^{三百七十九}𡗗^{三百八十}𡗗^{三百八十一}𡗗^{三百八十二}𡗗^{三百八十三}𡗗^{三百八十四}𡗗^{三百八十五}𡗗^{三百八十六}𡗗^{三百八十七}𡗗^{三百八十八}𡗗^{三百八十九}𡗗^{三百九十}𡗗^{三百九十一}𡗗^{三百九十二}𡗗^{三百九十三}𡗗^{三百九十四}𡗗^{三百九十五}𡗗^{三百九十六}𡗗^{三百九十七}𡗗^{三百九十八}𡗗^{三百九十九}𡗗^{四百}𡗗^{四百一十}𡗗^{四百一十一}𡗗^{四百一十二}𡗗^{四百一十三}𡗗^{四百一十四}𡗗^{四百一十五}𡗗^{四百一十六}𡗗^{四百一十七}𡗗^{四百一十八}𡗗^{四百一十九}𡗗^{四百二十}𡗗^{四百二十一}𡗗^{四百二十二}𡗗^{四百二十三}𡗗^{四百二十四}𡗗^{四百二十五}𡗗^{四百二十六}𡗗^{四百二十七}𡗗^{四百二十八}𡗗^{四百二十九}𡗗^{四百三十}𡗗^{四百三十一}𡗗^{四百三十二}𡗗^{四百三十三}𡗗^{四百三十四}𡗗^{四百三十五}𡗗^{四百三十六}𡗗^{四百三十七}𡗗^{四百三十八}𡗗^{四百三十九}𡗗^{四百四十}𡗗^{四百四十一}𡗗^{四百四十二}𡗗^{四百四十三}𡗗^{四百四十四}𡗗^{四百四十五}𡗗^{四百四十六}𡗗^{四百四十七}𡗗^{四百四十八}𡗗^{四百四十九}𡗗^{四百五十}𡗗^{四百五十一}𡗗^{四百五十二}𡗗^{四百五十三}𡗗^{四百五十四}𡗗^{四百五十五}𡗗^{四百五十六}𡗗^{四百五十七}𡗗^{四百五十八}𡗗^{四百五十九}𡗗^{四百六十}𡗗^{四百六十一}𡗗^{四百六十二}𡗗^{四百六十三}𡗗^{四百六十四}𡗗^{四百六十五}𡗗^{四百六十六}𡗗^{四百六十七}𡗗^{四百六十八}𡗗^{四百六十九}𡗗^{四百七十}𡗗^{四百七十一}𡗗^{四百七十二}𡗗^{四百七十三}𡗗^{四百七十四}𡗗^{四百七十五}𡗗^{四百七十六}𡗗^{四百七十七}𡗗^{四百七十八}𡗗^{四百七十九}𡗗^{四百八十}𡗗^{四百八十一}𡗗^{四百八十二}𡗗^{四百八十三}𡗗^{四百八十四}𡗗^{四百八十五}𡗗^{四百八十六}𡗗^{四百八十七}𡗗^{四百八十八}𡗗^{四百八十九}𡗗^{四百九十}𡗗^{四百九十一}𡗗^{四百九十二}𡗗^{四百九十三}𡗗^{四百九十四}𡗗^{四百九十五}𡗗^{四百九十六}𡗗^{四百九十七}𡗗^{四百九十八}𡗗^{四百九十九}𡗗^{五百}𡗗^{五百一十}𡗗^{五百一十一}𡗗^{五百一十二}𡗗^{五百一十三}𡗗^{五百一十四}𡗗^{五百一十五}𡗗^{五百一十六}𡗗^{五百一十七}𡗗^{五百一十八}𡗗^{五百一十九}𡗗^{五百二十}𡗗^{五百二十一}𡗗^{五百二十二}𡗗^{五百二十三}𡗗^{五百二十四}𡗗^{五百二十五}𡗗^{五百二十六}𡗗^{五百二十七}𡗗^{五百二十八}𡗗^{五百二十九}𡗗^{五百三十}𡗗^{五百三十一}𡗗^{五百三十二}𡗗^{五百三十三}𡗗^{五百三十四}𡗗^{五百三十五}𡗗^{五百三十六}𡗗^{五百三十七}𡗗^{五百三十八}𡗗^{五百三十九}𡗗^{五百四十}𡗗^{五百四十一}𡗗^{五百四十二}𡗗^{五百四十三}𡗗^{五百四十四}𡗗^{五百四十五}𡗗^{五百四十六}𡗗^{五百四十七}𡗗^{五百四十八}𡗗^{五百四十九}𡗗^{五百五十}𡗗^{五百五十一}𡗗^{五百五十二}𡗗^{五百五十三}𡗗^{五百五十四}𡗗^{五百五十五}𡗗^{五百五十六}𡗗^{五百五十七}𡗗^{五百五十八}𡗗^{五百五十九}𡗗^{五百六十}𡗗^{五百六十一}𡗗^{五百六十二}𡗗^{五百六十三}𡗗^{五百六十四}𡗗^{五百六十五}𡗗^{五百六十六}𡗗^{五百六十七}𡗗^{五百六十八}𡗗^{五百六十九}𡗗^{五百七十}𡗗^{五百七十一}𡗗^{五百七十二}𡗗^{五百七十三}𡗗^{五百七十四}𡗗^{五百七十五}𡗗^{五百七十六}𡗗^{五百七十七}𡗗^{五百七十八}𡗗^{五百七十九}𡗗^{五百八十}𡗗^{五百八十一}𡗗^{五百八十二}𡗗^{五百八十三}𡗗^{五百八十四}𡗗^{五百八十五}𡗗^{五百八十六}𡗗^{五百八十七}𡗗^{五百八十八}𡗗^{五百八十九}𡗗^{五百九十}𡗗^{五百九十一}𡗗^{五百九十二}𡗗^{五百九十三}𡗗^{五百九十四}𡗗^{五百九十五}𡗗^{五百九十六}𡗗^{五百九十七}𡗗^{五百九十八}𡗗^{五百九十九}𡗗^{六百}𡗗^{六百一十}𡗗^{六百一十一}𡗗^{六百一十二}𡗗^{六百一十三}𡗗^{六百一十四}𡗗^{六百一十五}𡗗^{六百一十六}𡗗^{六百一十七}𡗗^{六百一十八}𡗗^{六百一十九}𡗗^{六百二十}𡗗^{六百二十一}𡗗^{六百二十二}𡗗^{六百二十三}𡗗^{六百二十四}𡗗^{六百二十五}𡗗^{六百二十六}𡗗^{六百二十七}𡗗^{六百二十八}𡗗^{六百二十九}𡗗^{六百三十}𡗗^{六百三十一}𡗗^{六百三十二}𡗗^{六百三十三}𡗗^{六百三十四}𡗗^{六百三十五}𡗗^{六百三十六}𡗗^{六百三十七}𡗗^{六百三十八}𡗗^{六百三十九}𡗗^{六百四十}𡗗^{六百四十一}𡗗^{六百四十二}𡗗^{六百四十三}𡗗^{六百四十四}𡗗^{六百四十五}𡗗^{六百四十六}𡗗^{六百四十七}𡗗^{六百四十八}𡗗^{六百四十九}𡗗^{六百五十}𡗗^{六百五十一}𡗗^{六百五十二}𡗗^{六百五十三}𡗗^{六百五十四}𡗗^{六百五十五}𡗗^{六百五十六}𡗗^{六百五十七}𡗗^{六百五十八}𡗗^{六百五十九}𡗗^{六百六十}𡗗^{六百六十一}𡗗^{六百六十二}𡗗^{六百六十三}𡗗^{六百六十四}𡗗^{六百六十五}𡗗^{六百六十六}𡗗^{六百六十七}𡗗^{六百六十八}𡗗^{六百六十九}𡗗^{六百七十}𡗗^{六百七十一}𡗗^{六百七十二}𡗗^{六百七十三}𡗗^{六百七十四}𡗗^{六百七十五}𡗗^{六百七十六}𡗗^{六百七十七}𡗗^{六百七十八}𡗗^{六百七十九}𡗗^{六百八十}𡗗^{六百八十一}𡗗^{六百八十二}𡗗^{六百八十三}𡗗^{六百八十四}𡗗^{六百八十五}𡗗^{六百八十六}𡗗^{六百八十七}𡗗^{六百八十八}𡗗^{六百八十九}𡗗^{六百九十}𡗗^{六百九十一}𡗗^{六百九十二}𡗗^{六百九十三}𡗗^{六百九十四}𡗗^{六百九十五}𡗗^{六百九十六}𡗗^{六百九十七}𡗗^{六百九十八}𡗗^{六百九十九}𡗗^{七百}𡗗^{七百一十}𡗗^{七百一十一}𡗗^{七百一十二}𡗗^{七百一十三}𡗗^{七百一十四}𡗗^{七百一十五}𡗗^{七百一十六}𡗗^{七百一十七}𡗗^{七百一十八}𡗗^{七百一十九}𡗗^{七百二十}𡗗^{七百二十一}𡗗^{七百二十二}𡗗^{七百二十三}𡗗^{七百二十四}𡗗^{七百二十五}𡗗^{七百二十六}𡗗^{七百二十七}𡗗^{七百二十八}𡗗^{七百二十九}𡗗^{七百三十}𡗗^{七百三十一}𡗗^{七百三十二}𡗗^{七百三十三}𡗗^{七百三十四}𡗗^{七百三十五}𡗗^{七百三十六}𡗗^{七百三十七}𡗗^{七百三十八}𡗗^{七百三十九}𡗗^{七百四十}𡗗^{七百四十一}𡗗^{七百四十二}𡗗^{七百四十三}𡗗^{七百四十四}𡗗^{七百四十五}𡗗^{七百四十六}𡗗^{七百四十七}𡗗^{七百四十八}𡗗^{七百四十九}𡗗^{七百五十}𡗗^{七百五十一}𡗗^{七百五十二}𡗗^{七百五十三}𡗗^{七百五十四}𡗗^{七百五十五}𡗗^{七百五十六}𡗗^{七百五十七}𡗗^{七百五十八}𡗗^{七百五十九}𡗗^{七百六十}𡗗^{七百六十一}𡗗^{七百六十二}𡗗^{七百六十三}𡗗^{七百六十四}𡗗^{七百六十五}𡗗^{七百六十六}𡗗^{七百六十七}𡗗^{七百六十八}𡗗^{七百六十九}𡗗^{七百七十}𡗗^{七百七十一}𡗗^{七百七十二}𡗗^{七百七十三}𡗗^{七百七十四}𡗗^{七百七十五}𡗗^{七百七十六}𡗗^{七百七十七}𡗗^{七百七十八}𡗗^{七百七十九}𡗗^{七百八十}𡗗^{七百八十一}𡗗^{七百八十二}𡗗^{七百八十三}𡗗^{七百八十四}𡗗^{七百八十五}𡗗^{七百八十六}𡗗^{七百八十七}𡗗^{七百八十八}𡗗^{七百八十九}𡗗^{七百九十}𡗗^{七百九十一}𡗗^{七百九十二}𡗗^{七百九十三}𡗗^{七百九十四}𡗗^{七百九十五}𡗗^{七百九十六}𡗗^{七百九十七}𡗗^{七百九十八}𡗗^{七百九十九}𡗗^{八百}𡗗^{八百一十}𡗗^{八百一十一}𡗗^{八百一十二}𡗗^{八百一十三}𡗗^{八百一十四}𡗗^{八百一十五}𡗗^{八百一十六}𡗗^{八百一十七}𡗗^{八百一十八}𡗗^{八百一十九}𡗗^{八百二十}𡗗^{八百二十一}𡗗^{八百二十二}𡗗^{八百二十三}𡗗^{八百二十四}𡗗^{八百二十五}𡗗^{八百二十六}𡗗^{八百二十七}𡗗^{八百二十八}𡗗^{八百二十九}𡗗^{八百三十}𡗗^{八百三十一}𡗗^{八百三十二}𡗗^{八百三十三}𡗗^{八百三十四}𡗗^{八百三十五}𡗗^{八百三十六}𡗗^{八百三十七}𡗗^{八百三十八}𡗗^{八百三十九}𡗗^{八百四十}𡗗^{八百四十一}𡗗^{八百四十二}𡗗^{八百四十三}𡗗^{八百四十四}𡗗^{八百四十五}𡗗^{八百四十六}𡗗^{八百四十七}𡗗^{八百四十八}𡗗^{八百四十九}𡗗^{八百五十}𡗗^{八百五十一}𡗗^{八百五十二}𡗗^{八百五十三}𡗗^{八百五十四}𡗗^{八百五十五}𡗗^{八百五十六}𡗗^{八百五十七}𡗗^{八百五十八}𡗗^{八百五十九}𡗗^{八百六十}𡗗^{八百六十一}𡗗^{八百六十二}𡗗^{八百六十三}𡗗^{八百六十四}𡗗^{八百六十五}𡗗^{八百六十六}𡗗^{八百六十七}𡗗^{八百六十八}𡗗^{八百六十九}𡗗^{八百七十}𡗗^{八百七十一}𡗗^{八百七十二}𡗗^{八百七十三}𡗗^{八百七十四}𡗗^{八百七十五}𡗗^{八百七十六}𡗗^{八百七十七}𡗗^{八百七十八}𡗗^{八百七十九}𡗗^{八百八十}𡗗^{八百八十一}𡗗^{八百八十二}𡗗^{八百八十三}𡗗^{八百八十四}𡗗^{八百八十五}𡗗^{八百八十六}𡗗^{八百八十七}𡗗^{八百八十八}𡗗^{八百八十九}𡗗^{八百九十}𡗗^{八百九十一}𡗗^{八百九十二}𡗗^{八百九十三}𡗗^{八百九十四}𡗗^{八百九十五}𡗗^{八百九十六}𡗗^{八百九十七}𡗗^{八百九十八}𡗗^{八百九十九}𡗗^{九百}𡗗^{九百一十}𡗗^{九百一十一}𡗗^{九百一十二}𡗗^{九百一十三}𡗗^{九百一十四}𡗗^{九百一十五}𡗗^{九百一十六}𡗗^{九百一十七}𡗗^{九百一十八}𡗗^{九百一十九}𡗗^{九百二十}𡗗^{九百二十一}𡗗^{九百二十二}𡗗^{九百二十三}𡗗^{九百二十四}𡗗^{九百二十五}𡗗^{九百二十六}𡗗^{九百二十七}𡗗^{九百二十八}𡗗^{九百二十九}𡗗^{九百三十}𡗗

安定和协的意思。

大𠄎 西周金文数见“𠄎王位”之语，郭沫若先生读“𠄎”为“屏”，引《左传》“俾屏予一人以在位”为证（《大系考释》21页）。盘铭“𠄎”字也应该读为“屏”。大𠄎当指有力的辅佐，“屏”字用法与《尚书·顾命》“建侯树屏”、《诗·大雅·板》“大邦维屏”的“屏”字相似。

这段颂辞的大意是说：文王能使百姓安定和协，所以上帝降赐给他美好的德行和有力的辅佐，使他抚有上天下地和四方万国。这跟《诗》、《书》中常见的文王受天命的说法，以及大孟鼎所说的“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是一致的。

武王的颂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讯圉 “讯”、“迅”古通。“讯圉”就是迅猛强圉的意思。“强圉”一词后世只用于贬义，古代却不一定。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国中行穆子称赞自己的军队说：“吾军帅彊御”（“彊”通“强”，“御”通“圉”），《周书·谥法》也说“威德刚武曰圉”。

达殷峻民 “达殷”见于《尚书》。《顾命》：“昔君文王、武王……用克达殷集大命。”近人解释《尚书》，多读“达”为扞伐之“扞”，是正确的。“峻民”也见于《尚书》。《多士》：“……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俊”、“峻”同声，“俊民”即“峻民”。大孟鼎说武王“峻正厥民”，跟“峻民”也是一个意思⑩。“峻”似当读为“俊”。《国语·楚语》：“有过必俊”，韦昭注：“俊，改也”。“峻民”、“峻正厥民”就是使民改正向善，跟《尚书·康诰》“作新民”的意思相近。

永不巩 毛公鼎有“趯余小子圉湛于艰，永巩先王”之语。“永巩”和“永不巩”正反相对。“永”字之义不

详（或疑当释为“辰”，读为“俾”）。

“巩”似当读为“邛”（《吉金文录》1卷1页）。《诗·小雅·巧言》：“维王之邛”，郑笺：“邛，病也”。鼎铭大概是说惧怕给先王带来忧恐，盘铭大概是说使民不再困穷。

狄𤑔伐尸童 这两句是对文。“狄”与“伐”相对，应该跟曾伯𤑔簠“克狄淮夷”的“狄”字一样，读为“逖”，是驱除的意思。𤑔和𤑔当是两个方国名。𤑔大概就是甲骨卜辞的𤑔方，也就是《诗经》的祖国⑪。《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郑笺：“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距其义兵，违正道，是不直也。”“𤑔”是“微”字声符，“微”古读明母，与“密”字阴、入相转。“𤑔𤑔”应该就是徂、密二国。旧说密国在今甘肃灵台县西，祖国当相距不远。他们紧挨着周人的根据地，所以遭到周人的驱除。据《皇矣》，伐徂、密等国是文王时候的事情。《史记·周本纪》等也说文王伐密须。可能文王征伐时没有把他们赶得很远，到武王时才把他们赶到远处，所以盘铭把“逖徂密”的功劳归于武王。“尸童”应该读为“夷、东”。东指处于殷之东方的东国。童是古代的一种奴隶名称。东国之人多依附殷人而与周人为敌，盘铭把“东”写成“童”，可能是有意的。一般古书记周初征伐，只提到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时有伐淮夷、东国之事。但是《周书·世俘》说武王克殷后“遂征四方，凡𡇗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其中很可能有某些东方之国在内。《周书·作雒》说武王“建管叔于东”，就应该是对东国用兵的结果。所以武王完全有可能伐过“夷、

东”。武王死后，“建于东”的管叔都起来叛周，“夷、东”当然也重新反叛了。或以为“伐夷、东”仍应为周公摄政时事，周公摄政时没有用成王的纪元，所以盘铭记此事于武王颂辞之中，亦可备一说。

盘铭说武王“逖征四方，挾殷畯民”，与一般古书相合。“逖虐、兕，伐尸、童”不见于古书，极为重要。

成王的颂辞比较简单。“左右”当指辅佐成王的主要大臣如周公、召公、毕公等。

“绶耜刚鯨”很不好懂，疑当读为“受任刚谨”。“肇彻”的“肇”当与《诗·商颂·玄鸟》“肇域彼四海”的“肇”同义。郑笺：

“肇当作兆”。“兆”古训“域”，当动词用应是划定区域的意思。《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郑笺解释为“征伐开辟四方，治我疆界于天下”。“肇彻周邦”大概是开拓确定周王国疆界的意思。

康王的颂辞只提到“分尹亿疆”这件事。“亿”古训“安”。师望鼎有“不分不斐（规）”语，《大系考释》释“分”为“分”（80页）。那末，“分尹亿疆”也许可以读为“分君亿疆”，就是分封诸侯巩固周疆的意思。《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盘铭之意似与《左传》相合。

昭王南征楚荆是一件大事，屡见于古籍和过去出土的金文，盘铭也把这件事当作昭王的主要功绩。“广管楚荆”就是广泛地挾伐楚荆的意思。中方鼎二和中甌都有“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之语。“贯行”就是贯通道路。“奕”、“贯”音近，“唯南行”的“奕”也应该读为“贯”。大约作于春秋初年的曾伯霁簠说：“克逖淮夷，抑鬻鬻汤，金道锡行，俱既俾方”，与之同时的晋姜鼎说：“俾贯通□，征鬻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尊彝”。《大系考释》指出簠铭的“抑鬻鬻汤”与鼎铭的“征鬻汤□”有关，“盖晋人与曾

同伐淮夷也”。又指出“古者南方多产金锡”，“金道锡行者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186页）。这两件铜器的铭文清楚地说明，周人征伐南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盘铭所说的“唯贯南行”，显然也应该这样理解。唐兰先生曾指出，昭王伐楚荆“第一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考古学报》1962年1期37页），这是很正确的。这段颂辞的开头称“宏鲁昭王”，宏鲁大概是宏大朴实的意思，附释于此。

穆王的颂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祗覲 “祗”古训“敬”。“覲”字金文屡见，不能确识，用法与“显”字相近。

刑帅 金文一般说成“帅刑”，就是遵循效法的意思。

宇海 “海”、“谋”二字古通（《金文编》110页）。《诗·大雅·抑》：“訏谟定命”，毛传：“訏，大。谟，谋”。“宇海”当读为“訏谋”，与“訏谟”同意。

𡩺宁 “𡩺”疑当读为“申”（看注⑩）。

“申宁”与《诗·商颂·烈祖》“申锡无疆”的“申锡”文例相似。

这两句颂辞的大意是说：穆王能遵循先王的伟大谋略，使继位的恭王得到安宁。

恭王的颂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𡩺无𡩺 “𡩺”字习见于金文，或作“𡩺”，象用水盆洗脸，即“𡩺”（沫）字异体，“𡩺”、“𡩺”等字皆由此字演变。

“沫”、“眉”古音极近，所以金文多假借为眉寿之“眉”。盘铭此字似当读为“𡩺”或“勉”（“沫”与“勉”古音阴阳对转）。“𡩺”似当读为“害”，二字古通。颇疑汉代成语“文无害”就是由“𡩺无𡩺”演变来的。

𡩺邢上下 “𡩺”从“寒”声（“寒”、“𡩺”古为一字），“邢”从“升”声，“𡩺邢”显然是叠韵联绵词，似应读为“蹇产”。《广雅·释训》：“蹇产，

诘讫也”。郎钟说：“余颉颃事君”，“颉颃”就是“诘讫”，含有曲意奉事的意思。甲骨卜辞和金文、《诗》、《书》多以“上下”称“上下之神”（即天神地祇）。“蹇产上下”大概是诘讫以事上下之神的意思。

亟殳迨慕 “亟”古训“敬”。“殳”似当读为“熙”，是发扬光大的意思。“迨慕”似当读为“桓谟”。“桓”古训“大”，“桓谟”与上文的“訏谟”意近。

昊炤 似当读为“皓漾”。《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广雅》：“皓漾，大也”。

后稷 “后”下一字据文义推勘只能是“稷”。据《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周人本以后稷为上帝之子。《大雅·云汉》：“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閟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皆以后稷与上帝并提，与盘铭同。此字骤视似“𦣻”字，“𦣻”、“𦣻”形相近。其左下方有“𦣻”，疑即“禾”残形。

亢保 《左传·昭公元年》：“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

绾命 金文的求福之辞屡以“绾綽”或“綽绾”与“永命”或“眉寿”连言。绾綽与宽缓意近，绾命大概就是长命的意思②。

𦣻见 《说文》：“𦣻，击蹠也……读若蹠”。用在这里解释不通。古文字从“凡”、从“収”（升）往往无别，疑“𦣻”也可作“戒”字用，在此似可读为“戒”。《尔雅·释言》：“戒，急也。”“戒见”就是急来朝见。

这段颂辞的大意是说：天子小心地维持文王武王的光辉，勤勉无害（？），委曲敬事上下神祇，积极地使先王的伟大谋谟发扬光大，心胸宽广，无所厌恶，上帝和后稷保护天子，授予他长命、厚福和好年成，四方蛮夷无不来朝。

铭文后半篇基本不用韵，只有开头两句的“祖”和“处”都属鱼部，亚祖一段的“釐”和“祀”都属之部。下面把后半篇分成三部分来讲解。

第一部分简述史墙家族的来历，大意说：静幽的高祖③在敷地“灵处”。武王灭殷后，“敷史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命令周公在周地④给他住所，并让他“处甬”。同窖所出30号钟铭也述及烈祖见武王之事，文字与盘铭大体相同，但“俾处甬”作“以五十颂处”。“颂”、“甬”古音极近，“处甬”和“以五十颂处”显然是指一件事情。

从同窖所出铜器看，史墙一族是以敷为氏的。这应该是由于史墙的高祖居于敷的缘故。史墙之子彘在所作铜器里有时自称为敷彘、敷伯彘或敷伯。“伯”应该理解为伯仲之“伯”，而不应该理解为爵称。“在敷灵处”的“灵处”二字比较难解。《尚书·多方》：“惟我周王灵承于旅”，“灵”字置于动词之前，用法与盘铭相近。《尚书》“灵”字旧多训为“善”，“灵处”也许就是住得很好的意思。

盘铭称史墙的烈祖为敷史，可知史墙的史官职务是从先祖继承下来的。史墙的祖父在所作铜器的铭文里自称为作册折（见24号方彝等）。在敷氏家族所作的很多铜器的铭文末尾，都有写作“𠄎”或“𠄎”的族徽，表示他家世袭作册的职务。作册就是史官。武王命史墙的烈祖“处甬”，“以五十颂处”，当与史官的职务有关。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同窖所出的彘所作的76FZH1：6、13号簋铭说：“覲皇祖考司威义（仪），用辟先王”，同人所作的76FZH1：9、10号钟铭说：“丕显高祖、亚且、文考克明厥心，丕尹彘（叙）厥威义（仪），用辟先王，彘不敢弗帅祖考秉明德，𠄎（恪）夙夕左（佐）尹氏。”“丕”有辅佐的意思⑤。彘所辅佐的尹，无疑就是彘所作的76FZH1：21、22号壶铭所提到的作册尹。上引铭文说明敷氏家族的正式职务是辅

助史官之长掌管“威仪”。

古代所谓威仪也就是礼容。《新书》的《容经》和《礼容语》讲的都是与威仪有关的事情,《容经》还专门谈到什么叫“威仪”,怎样算是“有威仪”。《史记·儒林列传》:

“诸学者多言礼……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容貌之“容”,本字当作“颂”。《说文》:“颂,貌(貌)也。从页,公声”。《汉书·儒林传》记徐生之事,就把“容”写作“颂”。苏林注:“《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这个注清楚地说明“威仪”和颂是一回事。古代威仪的条目是很多的。《礼记·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礼器》、《汉书·艺文志》等都有类似的说法。《礼记正义》说:“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见《礼记》大翼下)由此可知钟铭的“以五十颂处”,就是掌管五十种威仪的意思。盘铭“俾处甬”的“甬”,没有问题应该读为“颂”(容)。“处”字的用法跟处官的“处”相同。

说到这里,应该回过头去再考虑一下“灵处”的解释。这个“处”字有没有可能也跟职务有关呢?古代巫史往往不分,而巫也称为灵。《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姱服”,王注:“灵谓巫也”。也许“灵处”可以理解为“以灵处”,就是为巫的意思。

“处”与上句“祖”字为韵,也可能这一句本来应该像“处容”一样说成“处灵”,为了趁韵便倒成“灵处”了。

《史记·殷本纪》说武王伐纣胜利后“表商容之间”,《素隐》引郑玄云:“商家乐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那末在商代便已经有掌容之官了。西汉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他的子孙和弟子也有多人任礼官大夫,《汉书·儒林传》苏林注引《汉旧仪》还说“天下郡国有容史”。这些都是掌容之官。散氏家族便是西周王朝的容官。他们掌管的

“颂”只有五十种,《中庸》等书则说“威仪三千”,数字相差悬殊。这大概主要是由于后代威仪的条目分得比较细。不过散氏家族掌管的“五十颂”,也很可能只是西周时代威仪的一部分。

《史记·殷本纪》说商纣末年“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王朝的礼乐官大概有不少是来自商王朝的。散氏家族也有可能本来服事过商朝,商亡以后便转而事周。

盘铭下半篇第二部分称颂了乙祖、亚祖辛和文考乙公三个先人。亚祖辛即史墙之祖作册折,文考乙公即作册折之子丰,乙祖即作册折铜器中所称的父乙^⑤。

乙祖的颂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逯匹 单伯钟说“逯匹先王”,歌尊说:“克逯先王”。一般释“逯”为“迹”,义不可通,今从张政烺先生释为“逯”,读为“弼”(《文物》1976年1期66页)。“弼匹”就是辅佐的意思。

远猷腹心 意思说乙祖给君王出主意时看得远,是君王的腹心之臣。

子厥 “子”疑当读为“孜”。《说文》:“孜,汲汲也”。“厥”字不识,似从“入”得声,古音与“及”同部,疑当读为“汲”。“孜汲”等于说“孜孜汲汲”,是勤勉不怠的意思。

彝明 师觚鼎:“用刑乃圣祖考彝明彝辟前王”(《文物》1975年8期61页),尹姑鼎:“……穆公圣彝明□事先王”(《录遗》97)。“彝”、“隋”、“彝”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陈梦家认为“彝”指耳目聪明(《考古学报》1956年3期119页)。

亚祖辛的颂辞有以下辞语需要解释:

甄毓 “甄”字不识,似从“堉”得声,疑当读为“甄”。“毓”、“育”一字。

“甄育”是甄陶教育的意思。

鬻发 “鬻”疑当读为“幡”。《尔雅·释

诂》：“黄发，寿也。”幡发与黄发同意，等于说长寿。

枿角 疑当读为“齐慤”，恭敬的意思。

𣎵光 “𣎵”字似是“𣎵”（饴）字加注“𣎵”声而成，疑当读为“熾”。“熾光”就是昌熾有光的意思。

文考乙公的颂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𣎵𣎵 王孙遗者钟有“余函恭𣎵𣎵”之语。“𣎵”字屡见于金文，左旁有时也写作“𣎵”（如师𣎵鼎）。“𣎵𣎵”和“𣎵𣎵”当是同语的异写。《大系考释》读“𣎵𣎵”为“舒迟”（161页）。或疑当读为“胡夷”，“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称美之词。

遽𣎵 同窖所出76FEH1:64号钟和井人钟都有“圣𣎵”之语。疑“𣎵”当读为“爽”。古训“明”。“遽”字不易解，疑当读为“虚”。

𣎵屯 《大系考释》释“𣎵屯”，读为“浑沌”（81页）。

乙公颂辞的最后两句——“无諫农穡，岁稼唯辟”，反映了西周中期政治经济上的重要现象，应该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

五年召伯虎簋有“余老止公仆庸土田多諫”之语，《大系考释》读“諫”为“债”（古“责”、“债”一字），解释为“止公所食邑，其岁贡于朝廷多积欠”（143页）。盘铭的“无諫农穡”，疑是指乙公所食田邑的贡赋交纳及时，无可指责（也可解释为没有欠债）。此说如确，就可以推知，早在穆、恭时代，周王朝奴隶主贵族规避拖欠贡赋的现象就已经很普遍了。不然，史墙便不会用“无諫农穡”来称颂他的先人。“岁稼唯辟”应是指乙公不断开辟土地，所种的庄稼年年增加。这些土地当然是乙公驱使他的奴隶去开辟和耕种的。这样开辟出来的土地可能就是食邑食田之外的“私田”^②。散氏家族在周王朝担任掌管威仪的史官，地位并不很高，但乙公（即“丰”）和他的儿子墙、孙子𣎵却铸造了

大量贵重的青铜器^③，显得跟他们的地位有些不大相称。这跟散氏家族在农业上剥削奴隶特别有办法，大概不是没有关系的。唐兰先生曾指出1975年董家村发现的属于西周中期的裘卫铜器，反映了某些地位较低的贵族通过“千方百计地谋求扩大耕地面积”，而成为富有的“新兴的农业奴隶主”（《文物》1976年6期32页）。散氏家族的丰、墙、𣎵等人也很可能是这种人。这种人的兴起以及食邑食田“多諫”的现象，都说明在西周中期，商代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宗族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

盘铭的最后部分是史墙的自赞和求福之辞，有以下词语需要解释：

弗敢取 耳𣎵：“宁史锡耳，耳休，弗敢且，用作父乙宝尊彝”（《三代》13·36）。耳因为受宁史赏赐，“弗敢且”而作𣎵纪念。史墙因为经常受天子“蔑曆”，“弗敢取”而作盘纪念。二事相类。𣎵铭的“且”和盘铭的“取”都应该读为“沮”（《吉金文录》4卷17页）。“沮”古训“止”，训“坏”。

烈祖文考弋𣎵授墙尔𣎵福 大意说：希望祖考把你们的好福气传授给墙。

“弋”是西周金文中常见的虚词，《大系考释》读为“必”（见晋鼎等）。按“必”、“弋”古音不相近，《说文》以为“必”字从“弋”声，不可信^④。用作虚词的“弋”应该读为《诗经》中常见的虚词“式”。丁声树先生认为“‘式’者劝令之词，殆若今言‘应’言‘当’”（《史语所集刊》6本4分487页）。

“𣎵”字亦作“𣎵”（《金文编》426页），用法与金文常见的“室”字相同。字虽不能确识，但从金文用例可以肯定其意义与“休”、“锡”等字相类。“𣎵”是“𣎵”的异体，古通“楚”（《大系考释》119页）。《战国策·秦

策》高注释“楚服”为“盛服”。“黼福”疑即大福之意。

裹发录黄耆弥生：“裹”当读为“怀”。

《诗·檜风·匪风》：“怀之好音”，毛传：“怀，归也”，就是给予的意思。“录”上加“发”，当是形容福禄多如头发。“黄耆”、“弥生”都是金文求福之辞中屡见之语^①。

龠事厥辟 “龠”即今“兪”字，当读为“堪”。这句话也见于眉寿钟（《三代》1.4），意思是在服事君王方面能够胜任。

这段铭文中的其他语句都是金文常见的套语，就无需多加解释了。

史墙盘铭是解放后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篇西周铜器铭文。它在西周的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盘铭也很重要。例如盘铭的“𩚑”、“𩚑”二字，就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对甲骨文里这两个字的误释（看注^②、注^③）。最后，还应该指出，盘铭的文体也非常值得注意。前面已经讲过，盘铭的前半篇和后半篇的某些句子是有韵的。此外，盘铭还特别喜欢用四字句，有时甚至为了凑成四字而不太顾到语法。更有意思的是盘铭中还出现了一些对句或接近对句的句子，如“逖虐、𩚑，伐夷、童”，“广筭楚荆，唯贯南行”，“刑帅訏谋，𩚑宁天子”等。似乎可以说，这篇盘铭是已知的时代最早的一篇带有比较明显的骈文作品的作品。

① 盘铭拓片见本刊本期二一、二二页。

② “匍有”读为“抚有”，见《积微居金文说》62页。

③ 金文“𩚑”字一般左边从“口”，右边象以“系”缚人之手形。“系”与所缚人形也可以分开写，如虢盘的𩚑（《金文编》110页）。盘铭此字从“索”从“系”同意，所从之“凡”与一般象人伸着两手的“凡”字有别，实象系缚两手的人形，所以定为“𩚑”字。

④ 此字屡见于甲金文，有释“𩚑”释“长”二说。甲骨文四方风名中南方风名用此字（《京津》

520），胡厚宣先生释“𩚑”，杨树达指出古称南风为凯风，“𩚑”、“𩚑”古音相近（《积微居甲文说》56页），可证释“𩚑”是正确的。

⑤ 此字屡见于金文，尚有以下几种写法：

𩚑（晋鼎，《金文编》1029页）

𩚑（段金𩚑鼎，《三代》3.17）

𩚑（大鼎、大簋，《金文编》276页）

𩚑（段金𩚑簋等，同上437页）

字象米在有益之器或皿中，又从“𩚑”（𩚑）声。晋鼎此字“𩚑”，“口”互易位置，“口”侧写。金文中这种乱换偏旁位置的现象并不少见，可参看《金文编》“宝”字（413、415页）。晋鼎又把象器盖的“𩚑”写作“𩚑”。这也许是由于“𩚑”、“𩚑”古音同部，有意改写为“𩚑”。上引第三、第四两形从“𩚑”声，与甲金文“𩚑”字多作“𩚑”、甲骨文“𩚑”字多作“𩚑”同例（看唐兰《殷虚文字记》）。《说文》：“𩚑，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𩚑声”，籀文作“𩚑”，古文作“𩚑”。“𩚑”与“𩚑”、“𩚑”、“𩚑”等字古音同部，声母也相近（“𩚑”亦作“𩚑”）。金文“𩚑”、“𩚑”等字应即“𩚑”之古体。

⑥ 𩚑还鼎“𩚑”字作“𩚑”（《金文编》591页），此加“𩚑”，象以手用“系”钓鱼。《诗·小雅·采芣》：“之子于钓，言纶之绳”，郑笺：“纶，钓缴也”，即钓竿上用来钓鱼的生丝绳。“𩚑”、“纶”古音同部，“纶”在《说文》中有“古顽”一切，透露出它们的声母在古代也是相同的。“𩚑”应即训“钓缴”的“纶”的初文。甲骨卜辞中屡见地名“𩚑”（《乙》191、《京津》3512、《前》5.4.55等）过去误释为“渔”，据盘铭可定为“𩚑”字。甲骨卜辞的地名“𩚑”，当即少康所居的纶（《左传·哀公元年》）。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南。

⑦ 此字从“𩚑”（𩚑），“𩚑”声。金文屡见“𩚑”“𩚑”“𩚑”之语，虢叔旅钟作“𩚑”“𩚑”“𩚑”（见《两周金文辞大系》，以下正文及注中所引的见于《大系》的铜器，不再加注）。可知“𩚑”实从“𩚑”得声，故“𩚑”可读为“𩚑”。

⑧ 此即见于甲骨文和歌尊的“𩚑”字（古文字中“𩚑”、“𩚑”形通，从“𩚑”之字往往在“𩚑”下加“火”）。《说文》“𩚑”字古文作“𩚑”，故“𩚑”可读为“𩚑”（看唐兰《珂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1期63页）。

⑨ 此字从“𩚑”，“能”声。《说文》谓“能”从“𩚑”声，三台星的“台”《史记·天官书》等作“能”，可证“能”、“台”古音极近，故释此字为“𩚑”。

⑩ 此字金文习见，通常写作“𩚑”，旧多释“𩚑”。今按金文有“𩚑”字（《金文编》697页），出现时代较“𩚑”为早，应即此字初文。𩚑于𩚑有“𩚑”字（同上174页），也应是一字。其字当从“田”声。“田”、“陈”古音极近（齐之田氏即陈氏），金文“陈”字从“东”，此字从“田”

声而又加“东”旁，并不奇怪。《尚书·君奭》有“割申劝宁王之德”语，《礼记·缙衣》引作“周田观文王之德”，郑注：“……今博士读为‘厥乱劝宁王之德’”。疑此语第二字本作“𠂔”，《缙衣》所引本依其声旁读为“田”，传《尚书》之今博士则误以左半之“𠂔”为声旁而读为“乱”。“田”、“陈”、“申”古音相近（《说文》以为“陈”从“申”得声），故古文家又读此字为“申”。毛公鼎有“今余唯𠂔先王命”之语，牧簋、蔡簋、大克鼎、师匚簋等皆有“今余唯𠂔𠂔乃命”一语。诸“𠂔”字读为“申”，文义似颇妥帖。

⑪ 读此字为“格”，见《积微居金文说》30页。

⑫ “𠂔”为“𠂔”字古文，见《玉篇》、《集韵》、《汗简》等书。字或从“尾”作“𠂔”，《集韵》“𠂔”字下亦有古文“𠂔”，盖借“𠂔”为“𠂔”，与盘铭同。

⑬ 此字从“邑”，“丁”声。“丁”象“𠂔”形，应即“𠂔”字初文。《说文》“𠂔”字从二“干”（与干戈之“干”本作“𠂔”者非一字）。甲骨文“𠂔”字及金文“𠂔”字所从之“干”皆作“丁”（《殷虚文字记·释𠂔》）。甲骨文又有𠂔字（《甲骨文编》869页），象女人头上插二“𠂔”，当即“𠂔”字初文。凡此皆可证“丁”为“𠂔”所从之“干”的本来写法。几父壶记受赐之物有“丁𠂔（？）六”（《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图三），疑即𠂔。“丁”和“𠂔”的关系，应与“𠂔”（古文“𠂔”字）和“𠂔”的关系一样，是一字的繁简两体。所以盘铭此字应释为“𠂔”，可以看作地名“𠂔”、“𠂔”的异体。六国古印有“𠂔”字，疑当释“𠂔”（甲骨文𠂔字也可能是“𠂔”）。古印又有“𠂔”字，旧释“𠂔”（《古印文字征》6.6），疑亦“𠂔”字。

⑭ 古文字正反往往无别，唐兰先生认为“司”、“后”二字古本同用一形，可从（唐说见《考古》1977年5期346页。按：史墙盘和叔夷铸的“司”字确应读作“后”，但甲骨文以及商代和周初金文里称呼王配的“司”字是否应读为“后”，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⑮ 同窖所出76FZH1:8号钟有与盘铭类似的语句，“𠂔”作“𠂔”。《说文》以𠂔为“𠂔”字籀文。“舍𠂔”亦见五祀卫鼎（《文物》1976年5期56页）。

⑯ 读“𠂔”为“唯”，据《阿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1期63页。按：严格讲，语气词“𠂔”与“唯”仍有一定区别，参看《殷虚卜辞综述》102页）。

⑰ 甲骨文“𠂔”字多省作𠂔等形（《甲骨文编》62页），故知此即“𠂔”字。此字字形与“𠂔”难分，“𠂔”、“𠂔”古音相近，也有可能是借

“𠂔”为“𠂔”。

⑱ 此字甲骨文屡见，旧多释作“𠂔”（《甲骨文编》251页）。盘铭上句用“𠂔”，下句用“𠂔”，可证它决非“𠂔”字。《诗·魏风·伐檀》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穡”，“𠂔”象禾艺田中，应是“稼”的初文。甲骨卜辞或曰：“今其雨，不唯𠂔”（《后》下7.2），或曰：“𠂔黍”（《虚》479），或曰：“𠂔□”（此字不识，为一地名）𠂔”（《见》师1.130）。“𠂔”释作“稼”，文义都很通顺。

⑲ 史墙之名亦见师酉簋。解放后由于匚簋的出土，曾一度把师酉簋的年代拉得很晚。如果此盘和师酉簋的史墙确为一人，师酉簋便可能是懿王元年器，匚簋可能是懿王十七年器，师匚簋可能是孝王或夷王元年器。唐兰先生曾定匚簋为恭王十七年器（《文物》1972年11期53页）。这样，师酉簋应为恭王元年器，师匚簋应为懿王元年器。但是师酉簋的器形似乎不能早到恭王元年，师酉簋所载王命也与懿王即位时形势不合。

⑳ 看《考古学报》1956年1期96页。

㉑ 看《积微居甲文说》46页。

㉒ 看徐中舒《金文诂林释例》，史语所集刊6本1分39页。

㉓ “静幽”是赞美高祖之词。以“幽”为贬词乃后起之说，见《积微居金文说》197页。

㉔ 此“周”似应指周公封邑，在今陕西岐山一带，看注㉑引文。

㉕ 看《考古学报》1956年3期96页。

㉖ 看《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本刊本期。

㉗ 看《奴隶制时代》17页。

㉘ 庄白一号窖所出丰、墙、𠂔等人所作的大量铜器，只是他们铸造的铜器的一部分。例如丰、墙等人死后一定用了很多铜器陪葬，这些铜器就在窖藏之外。从宋代金文著录书看，𠂔氏家族铜器在当时已有出土。薛书10.88、嘯堂下98著录的𠂔鼎，与此次出土的三年𠂔壶为同人同年所作。博古3.23、薛书9.83等著录的𠂔作𠂔伯𠂔氏鼎，铭末也有“𠂔”字族徽，“𠂔”疑指𠂔伯𠂔，𠂔可能是𠂔的子弟（《大系》收𠂔鼎，𠂔与𠂔等人的关系尚未能定）。

㉙ 这个词习见于金文，各家说法纷纭。从金文用例看，此词大概有奖励的意思。

㉚ “𠂔”字实从“𠂔”而不从“𠂔”。“𠂔”是戈秘之“秘”的象形初文。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字全都从“𠂔”（甲骨文多作I、L），前人多不识。“𠂔”跟“𠂔”根本是两个字。

㉛ 看注㉑所引文。